王荊公年譜考略

讀本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七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七嘉祐四年

嘉祐四年己亥年三十九

提點江東刑獄是年二月罷榷茶

議茶法○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粗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

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撲流徙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况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與權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

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
貨而能綏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
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
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
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榷
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
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
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
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
區區於此哉

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利害見寄○余聞古之人措法貽厥後命官惟賢材職事叉習狃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常擢其子而爲民父母當時所經營今十已毁九其一雖幸在漂揺亦將朽公卿患才難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数下紛紛誰與守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爲安能辨賢不區區欲救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咎勞心適有罪飬譽終夭醜豈惟祖子孫教戒及朋友貴者大其領詩人歌四牡王尊空獨憂不敢樂飲酒哥矣富阡陌哀

哉此無糗鄉閭人所懷今或棄而走豈無濟時術使爾安畎畝故今二三公戮力思矯揉永惟東南害茶法蓄其首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輸將一不足往往死鞭杻販陳彼惡雜強賣曾非誘已云困關市且復擾林藪將更百年弊謂民知可否出節付羣材詢謀欲經久朝廷每君此自可躋仁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吾宗恢奇士選使自朝右聰明諒多得爲上歸析剖王程雖薄遽邦法難鹵莽願君博諮諏無擇壯與耇余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獨當征求任尙

恐難措手孔稱均無貧此語今可取譬欲輕萬鈞當令衆人負強言豈宜當聊用報瓊玖考畧曰觀公於慶歷間收鹽詩與上孫司諫書而捕鹽之爲民害甚矣觀公於嘉祐中茶法議與酬王詹叔詩而禁茶之爲民害甚矣揚雄曰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公之惓惓民事若恫瘝切身故嘗数舉以爲言而必欲人盡行之何後來攻新法者必曰挾管商之術又以桑洪羊爲比而和者益衆亦曾於公諸詩文而稍一寓目也哉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予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

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乎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乎得其所以言浩乜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乜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余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琪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塟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

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兹
考畧曰韓昌黎之於李元賓介甫之於王逢原常夷甫皆其所深交者也其爲誌文言甚簡而其痛彌深然非二公之才雖欲簡之而不能未易爲世俗人道也
思王逢原○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爲故人撫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朝出一馬驅暝歸一馬馳

馳驅不自得談笑強追隨仰屋臥太息起行涕
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紛披婉ㄑ婦且少煢
ㄑ一女嫠高義動閭里尚聞致財貲嗟我衣冠
朝畧能具饘糜韮祭無所助哀顏亦何施聞婦
欲北返跋予常望之蹇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
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憂
熊羆天方不可恃我願適在玆我疲學更誤與
世不相宜宿昔心已許同岡結茅茨此事今已
矣已矣尚誰知渺ㄑ江與潭茫ㄑ山與陂安能
久竊食終負故人期

考畧曰詩言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必作於是年冬也逢原娶吳蕡女吳氏與荆公夫人爲同祖兄弟吳王二家外戚婦女多知書能詩今吳氏年少一嫠婦耳而誌曰夫人吳氏亦有賢行及觀新建陳士業寒夜錄所紀夫人後來事甚詳則知夫人賢而有材而介甫豫稱之必有所見而云然也因附寒夜錄於後

附寒夜錄○唐州多曠土熙寧中詔募民菑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於

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與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汚萊均灌溉身任其勞築環堤以豬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振窮乏周疾苦閭州甚德之諍訟不詣有司悉就夫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十疋米一十石予家藏逢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爲表彰

考畧曰張邦基墨莊漫錄曰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泌

上治田於黃玉二坡遂以多貲聞倜儻尚義潛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據此則知吳氏家於唐州之由來矣

與崔伯易書○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郎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愧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

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華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考畧曰崔伯易號曲轅先生博學工文嘗作感山賦七千言歐陽修韓琦皆重之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英宗時授國子監直講以母老

舊本

辭意其人守道安貧蓋與介甫逢原氣類有合也惟一仕於熙寧即以媚附安石毀之至極之踞厠亦見執其帶尾不知踞厠時何以有人在側而見者皆笑又何在厠者之衆耶鄙甚穢甚以此綴之傳尾白玉成瑕殆與常夷甫倚閣春秋一也

續考思逢原詩舊本𦗶七一女嫁李注新刻曰𦗶七一兄嫁且題下注云吳氏有賢行一姊孀居以姊稱兄可也然殳賛誌文二女子歸晏修睦王令吳氏郎有姊既有所歸此詩

就正

安得及之郎孀居何僅以年少憐吳氏而以煢々惜其姊竊意此二語皆繫於一人之身合言之謂以婉々一少婦而傷其煢々孀居耳雁湖或有所據而云然姑識之以俟後之解者

與逢原第一書○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々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著生淚垂之説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

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彚正吉象曰拔茅正吉

志在君也在君者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
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
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
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
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
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
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
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
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
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

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顔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

吾以謂知及之仁又守能之故以某之所學報
足下
考畧曰介甫長逢原十一歲定交甚蚤散見詩
文亦最多所存尺牘者七其第一似屬定交之
始然不知在於何年是時逢原食粗衣刓守道
安貧不獨愛其文章而尤重其節義所言修身
俟命之說原本六經宗師孔孟自謂以巳所學
報足下逢原早夭及讀公全書而後知他日位
極人臣其於難進易退之節終身守之勿渝非
徒知之實允蹈之公有答子固書曰方今亂俗

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
尚不知自治而已世之不知命不能俟命者大
抵皆沉沒利欲而然故公尤數七言之而自治
取友莫不由乎此也

寄贈胡先生并序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
質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世非若孔孟之
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又詳於書不待見而
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是詩○先生天
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
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藜藿

安嵩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
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惡人沮服善
者起昔時蹻跖今鶱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
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棲傾
頹披旒發纊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收先
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桷與榱羣臣面向帝深拱
仰戴堂陛方崔嵬
考畧曰胡先生長於公三十年公固未嘗見先
生而寄贈以詩亦不知在於何年茲於其卒也
附錄之先生爲一世師名顯天下見於歐公誌

宋三 讀五

墓文甚詳詩曰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何如哉愈足以補歐公所未盡而希望先生尤大矣以先生聞名不相識之人猶寄贈不遺如此彼連語日夜之周茂叔而曾無一字相及何哉吾固曰二人者是爲無是公烏有先生也

明妃曲二首（）其一 曰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秖有年年鴻

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李雁湖注曰山谷跋公此詩云荆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並驅争先矣往歲道出潁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荆公此詩庭堅以爲辭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曰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忠厚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爲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

就正

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考畧曰荆公明妃曲二首同時歐陽公劉原父司馬君實皆有篇和王深父以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而黃魯直辨之予謂此詩本意明妃在氊城北也阿嬌閉長門南也寄聲欲問塞南事秖有年年鴻雁飛則設爲明妃欲問之辭也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則設爲家人傳答聊相慰藉之辭也若曰爾之相憶徒以遠在氊城不免失意耳獨不見漢家宮中咫尺長

門亦有失意之人乎此則詩人哀怨之情長言嗟嘆之旨止此矣若如深父魯直牽引論語別求南北義例要皆非詩本意也

其二曰明妃初嫁與胡兒氊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李注曰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于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

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讀之者至于
悲愴感傷安石爲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
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
自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
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
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
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
一時爲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
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
考畧曰夫明妃漢掖庭一宮女耳元帝以宮女

就正

五人賜呼韓邪其事在於和戎固於諸女恩怨無關即明妃亦未嘗進御於帝者也惟明妃以絶世之姿失身異域後人製爲怨調列之恨賦亦好事者爲之耳是故前世作者雖多亦祗叙其哀怨之情閔其絶塞不還之苦又何有眷戀舊主責之一和戎之女子哉介甫詩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自范冲據此二語遂比之劉豫斥爲禽獸後人又舉白樂天詩黄金何日贖蛾眉以是較量工拙左白而右王者尤紛紛也或曰介甫此詩歐陽公劉原父司馬

就正

就正

君實皆有和篇使漢恩自淺胡自深一語果有傷於君臣大義諸君子曷不能知之而顧見之和篇耶卽雁湖注雖謂范公傳致太深然猶曰公語意固非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豈介甫倘有遺議歟應之曰昔韓昌黎謂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是雖爲古書言之然尤可通之訓詁彼嘵嘵之議此詩者祇緣未識恩之一字耳夫恩之爲言猶愛幸之辭云爾明妃處漢宮數歲未得見御是愛幸之所未及者曰漢恩自淺可也單于喜得明妃其恩自深亦就其愛

戕正

幸之私言之於明妃何有倍主忘漢之嫌哉子嘗怪蘇子瞻譏史遷之失曰賈誼何如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其語甚鄙而遷不知子瞻豈以漢文帝愛幸鄧通同辭而遂從而鄙之耶嘗試以淮南王一傳證之曰趙王之獻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是所幸者美人也曰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是子之得母愛亦曰幸也又曰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又曰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皆愛幸王是子與女皆得以愛幸言也況幸之爲義

疏三
疏正

蔡中郎邕言之甚詳而統言之曰親愛者皆曰幸是故單言幸而愛在其中矣專言恩而愛幸在其中矣故韓愈上張僕射書曰愈蒙幸于執事曾鞏上歐陽學士書曰鞏之獲幸于左右又曰辱愛幸之深則稱人之愛人與人自稱受恩于人者皆不諱言幸也何子瞻于賈誼則譏之彼范冲亦若是而已矣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亦愛物之說也愛禽獸猶可言恩則恩之及于人與人臣之受恩于君自有輕重大小之不同彼曉曉者何未之察也以本詩言之其曰百

訛正

兩胡姬欲語無處傳與琵琶惟心自知則可謂深于怨矣勸胡酒而目屬飛鴻雁湖注謂意不在胡得之漢宮侍女垂淚沙上行人回首與石季倫僕御淚流離轅馬悲且鳴無以異也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亦擬行人回首聊爲慰藉之辭與前篇好在氈城莫相憶無以異也而即繼之曰青塚已沒哀絃尚留則與李白死留青塚使人嗟杜甫獨留青塚向黃昏無以異也安見所謂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必如范氏傳致太深焉往而不成爲詩禍哉然而

宜正

范氏積漸有由來矣冲爲祖禹之子祖禹於元祐中以與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獲罪紹聖與時冲又重修朱墨史冲之詆毀此詩一至此極亦修怨之一端也至如黃金何日贖蛾眉乃漢天子萬不可爲之事而亦大臣忠君愛國者萬不可有之謀頗有謂介甫明妃曲不若白樂天詩四句者不知始于何人在宋則有范季隨于明則有瞿宗吉江盈科也謂司馬光和介甫詩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視介甫如水火枘鑿之不相入君子小人之用心可

見者王氏池北偶談也嗚呼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豈惓惓舊主者所宜言而亦豈謀國者所宜以黃金贖哉姑言之而姑妄聽之以是爲兒戲可矣且夫人主不能察一掖庭之女子乃期以是寤人主以爲朝廷失人之戒忠若愛國之言是尚可與言詩者乎郎此一詩左白而右王是之謂不知類也其最爲支離誕妄若羅景綸載于鶴林玉露者予別爲辨之尤詳云

鶴林玉露曰荊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

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巳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貪壬皆之以進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裡有西施何哉范蠡覇越之後扁舟五湖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懼復以蠱吳者蠱越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又曰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

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絶也

考畧曰吾觀景綸一時所論者兩事也而吾得合爲一說而有以詰之夫不愁宮裏有西施景綸既以是爲荆公罪而援妲已褒姒太眞以證之又引范蠡挾西施以行謂是絶越之禍基雖其信小說而附以臆見其言甚鄙俚儒者所不道然猶爲近於正矣而獨有取于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以爲視荆公若天淵懸絶夫明

就正　就正　就正

妃非遠嫁和戎之女子乎當日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貌爲第一帝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卒與匈奴乃既嫁之又因其絕色而以黃金贖之其毋乃皇皇中國天子不幾等於兒戲乎且使既贖之後將安所置若復納之宮中不且爲妲己褒姒太真之續而爲禍于漢庭滋大乎假如曰不愁宮裏有明妃不知景綸何辭以解是景綸謂荆公之見不及范蠡蛾眉之贖盛譽樂天而一則掀之以去一則贖之以來景綸不及與范蠡天淵懸絕乎明妃寄語既

徒以色升不知曉々講忠孝者又何以云也因
作反明妃怨一首

附反明妃怨○序曰王介甫明妃曲一時名流
皆有和篇稱名作者自漢恩自淺胡自深一語
遭世口實弁援黃金何日贖蛾眉較量攻詰不
已因作反明妃怨一首不免唐突太傅亦曉々
者有以使之也○其辭曰將軍百戰禦長城女
子和親在休兵明妃西嫁無遲日萬里飄零一
葉輕黃雲塞路起哀歌祇道別離憂思多堂々
天子撫中國豈惜佳人難再得自古亡國多女

我蛾眉辭去漢庭空鄭國鑿渠爲秦利延壽死
詐寧非忠昔愁圖畫金不足今向天涯以金贖
是誰爲國設此謀一言喪邦禍所伏美人遺恨
埋黃土白草茫茫浩無主穹廬生在作胡姬死
畱青塚復奚爲

讀本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八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八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庚子年四十

五月王安石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

上富相公書○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其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

廷所遴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
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
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
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
心誠望閤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
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
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
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
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
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

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考畧曰此書應是三司判官命祕下上之而不復以私計不便聞之朝廷也

度支副史廳壁題名記○三司副史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戸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以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

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于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

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何如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考畧曰此公抑兼并之意詩支𤼈言之郎異日青苗法行所謂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是也

附歐陽修送王平甫下第〇歸袂摇已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移

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
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考畧曰是年歐陽公薦布衣蘇洵所撰權書衡
論機策二十篇隨狀上進舉章望之曾鞏王回
等充館職舉蘇軾應制科乃於平甫下第後猶
云自慙知子不能薦其惓惓於爲國進賢如此
宋世得人嘉祐爲盛歐公之力也蘇軾制辭錄
後
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
蘇軾大理評事制○勅某爾方尚少已能博考

羣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志力之強亦足以觀矣其使序於大理吾將試爾從政之才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後不違於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

考略曰子贍才高學博未易方駕唯此制辭非荆公不能爲此言使子贍終身誦之必有尤覺絕千古者矣

哭梅聖俞○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所憂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

士已偷紛匕作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眞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綈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翕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遒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嘘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饘餾疑此有物司諸幽棲匕孔孟𦘕魯鄒後始卓犖稱軻邱聖賢與命相楯矛勢欲強達誠無由詩人况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爲公侯公窺窮阨以身投坎坷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卽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

軸幅懸無旒高堂萬里京白頭東望使我商聲
謳
考異曰聖俞一代詩人歐陽公所深與者也介
甫得交最遲然其贈答綢繆至矣故聖俞送知
毗陵詩與介甫哭聖俞詩皆不可以不錄也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劉子○臣等竊觀自古國馬
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
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
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
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

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榷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聞得薛向

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舄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即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

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爱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皐取進止

考畧曰嘉祐五年歐陽修有論監牧劄子言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六年又有論牧馬草地

讀本

劉子可以合觀

唐百家詩選序○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誘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倪仲傳唐百家詩選序○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沒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治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語者

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誦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先生知之一日索而鑰諸笥越至于今不復過目者有年矣頃有親戚游宦南昌因得之於臨川以歸首以出示發卷數過不啻如獲遺珠之喜惜其道遠難致且字書漫滅近世士大夫嗜此詩者往往不能無恨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意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游刃餘地運斤成風矣乾道己丑四月望日蘭臯盤谷倪仲傳書

宋犖唐百家詩選序（一）昔予嘗購求王荆公唐
百家詩選二十卷僅得殘帙八卷於江南藏書
家庚辰秋舉示山陽故人子邱邇求邇求好學
嗜古請依舊式重梓以廣其傳予甚韙之因序
其首畧云夫物莫不聚於所好而天地之氣有
開必先故好龍而龍降市駿而駿來天下之大
安知更無嗜古如邇求者或別購其半則幾乎
全矣及梓成果大行於時寶愛之者比于吉光
片羽莫不思復得河東三篋以覩其全焉先是
吳中毛黼季氏喜刊古本而家中藏書最多予

因屬其勤求是選黼季敬諾而去旁搜遠索無日以怠今癸未秋黼季來謁予曰日者孱游江陰親見王荊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於某氏藏書家特來告公余驚喜趣購得之凡所亡十二卷皆在焉總數之得百有四家而曰百家者舉成數也有乾道己丑盤谷倪仲傳後序夫荊公沒至孝宗乾道時不過六七十年間而序已云唐百家詩選淪沒於世蓋由北轅南渡播遷喪亂中其所亡失書藉固不止此也亦可慨夫況乾道至今又六百年而余寤寐之求甚久一朝

忽得殆如香山居士所云在在處處有靈物護之者乎於是復招邀求補刊十二卷俾成完書公諸同好此固陳農之所不能求而張安世之所不及識者也天下賞心樂事無踰於此昔雷煥得豐城雙劍以爲靈異之物終當化去留一自佩送一與張華華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其後果化延津之雙龍噫物莫不聚於所好凡好之而不篤篤而不久久而怠倦以忘者吾未見其能聚也非邇求嗜古先梓其半以爲之招而

黼季又爲余勸求歷久而不倦其能終合乎哉是故精誠之至可以貫金石而通神明凡事盡然此其一徵也康熙癸未中秋西陂宋犖識

香祖筆記○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皋倪仲傳序略云余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頗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倘自有說

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愼虛
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槩不入選下及
元白溫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
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
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
於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爲佳選則未敢
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筆記又載嚴滄浪詩話言王荆公百家詩選與
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
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分甘餘話〇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也余觀新刻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耳

朱牧仲筠廊二筆節錄〇王荆公百家唐詩選

二十卷淪沒已久余纂得殘帙八卷付山陽邱
邇求迴刻行近復得乾道間盤谷倪仲傅舊本
所亡十二卷皆在叟屬邇求續刻稱全書矣按
荆公此選唐賢遺棄最多殊不滿人意或疑此
非真本不知荆公凡事孤行一意全不猶人此
選出公手訂無疑但未盡善耳近王阮亭尚書
亦云三復荆公此選不解其意義所在以爲古
物寶惜之則可以爲佳選則未也
考畧曰荆公唐百家詩選前時邵博周煇葉夢
得陳振孫嚴滄浪皆有所論說或曰荆公此選

當時秖據次道家所有者選之耳史傳次道父綬家藏書萬卷至次道藏書三萬卷則以爲詩卷僅有此數者非也或曰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之夫以選訂大事吏敢於削去而介甫不知次道亦不之察世有如是冒昧可欺之次道介甫哉顧予亦嘗疑之凡唐人號爲名家詩稱奇絶者多不錄豈惟荆公不宜有此即稍有知識者亦不應疎漏至是且其序寥寥數十言既曰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又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是何進退失據若

就正

此哉然以未見其書終不敢妄爲臆斷因憶三十年前曾於南康明氏見其書嘉慶三年明生其教以書來暫一展卷不終朝乃爲躍然喜撫几徬徨太息曰嗟乎讀書之難也而人之不可易其言也夫自宋以來若邵博諸人雖有所論說然猶未甚有貶辭而其所疑者徒在於疏漏太甚故予皆不錄惟王氏餘話乃曰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此遴亦然今予按其書考其序言其曰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卽此百四家是也曰諉余擇其精者謂據此百四家中而

擇其精者耳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而不曰全唐詩選也百家詩何以選曰唐詩人若沈宋王楊盧駱李杜諸大家既家有其書其佳者固不勝選而亦不必選唯其視諸大家猶降一等者必待選而後其精者出焉非縻日力於此不能廢日力於此其精者幸而獲存矣而其所不足存者較多於所存之數縻日力尤劇故曰良可悔也而非謂是選之不足存而以為可悔也夫以唐詩諸大家既傳而於此猶降一等者亦得擇其精者出之而後唐詩一代之美至是而

就正

姑全故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不亦宜乎若
解者認爲全唐詩選則已不免大謬又何古物
寶惜之足云然予於此尤重有感焉荆公三經
字說大喪於元祐黨人之手而此選幸存一刻
於乾道己丑則蘭皐倪仲傳之力也又五百餘
年再刻於康熙癸未則宋牧仲開府之力也開
府先於殘帙八卷刻之繼得全書又刻之此固
從來嗜奇好古者所罕有也及閩池北有言遂
不能無惑今旣裁鈎廓二筆必將視前刻爲不
甚愛惜而終歸於泯沒而無傳矣乎明生來書

爲商邱刊本亦闕十六至二十共五卷卽求補
其全甚易予老矣竊不自揆倘冀世有同好者
能繼倪宋二公盛事當郎以全書畀之因爲豫
擬重刊唐百家詩選序一篇以俟後之君子
附山陽度正撰周濂溪年譜○嘉祐五年庚子
先生年四十四六月十九日自合州解簽判職
事還京師先生東歸時王介甫爲江東提點刑
獄年三十九已號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
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據唐氏左編邢恕云
茂叔聞道甚蚤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

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精思至忘寢食是此語實始於邢恕而度氏特從而采之恕亦程門弟子也考畧曰眞西山書荆公推命對後曰荆公之學問源流不得而考然於濂溪周子蓋嘗接其餘論退而思之至寢忘食不可不謂其不嘗親有道者而考其生平之言無一與周子合亦獨何哉眞氏搴本之年譜所載而詆厲又加甚焉者也羅景綸鶴林玉露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

疏正

不復見嗚呼一以爲不見一以爲既見是何其言之異也豈荊公少年既恚其不得見及年至四十又及其門求見耶抑濂溪始焉三辭之不見而繼焉且復自往見之耶吾竊以爲二子之言皆妄也其羅氏之妄何也濂溪生於天禧元年荊公生於天禧五年以爲少年則皆少年耳荊公爲慶歷二年進士年二十二四年曾子固上歐陽舍人書曰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

就正

也是荆公年二十四見推於子固如此且自言
非歐公無足知我安有求見濂溪至於三及門
之類耶七年子固與介甫書曰歐公悉見足下
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歐公甚欲一見足下
能作一來計否而介甫猶不一往見之又十年
至至和嘉祐間乃始見歐公於京師公贈以詩
曰嘗恨聞名不相識相逢樽酒盍留連何濂溪
未見其人而即知其不賢以至於三辭之決耶
吾是以知羅氏之說妄也羅氏之說妄則真氏
之說亦妄荆公原本六經學師孔孟而曰無一

氣正
氣正

言與周子合則必周子無一言與孔孟合而後可宋自天聖明道以來歐陽公以通經學古爲天下倡一時若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劉原父曾子固王介甫蘇明允父子或以道德或以文章皆爲所稱揚汲引甚衆而不及濂溪濂溪往來豫章甚久是時豫章若李泰伯劉原父王介甫曾子固所交多一時賢者及遍閱諸人全書曾無一人及於濂溪卽濂溪生平亦不聞與諸人講學竊意後來諸儒所共推尊之周子在當時猶未爲甚知名之周子耳南渡講學諸儒謂

周子獨得孔孟不傳之緒則眞氏謂無一言與周子合豈惟介甫則且由周秦漢唐以來中間千五百年如荀卿揚雄韓愈皆不得與於道學之数諸儒蠭争爲是言亦奚然必於荆公極肆詆毀者以其於荆公不必有之事無之而不詆毀也故曰眞氏之說亦妄也且吾由二氏之說復以歲月考之天禧元年濂溪生於道州營道縣大聖九年年十五父卒從母入京師依舅氏則自年十五以前皆在營道縣也景祐四年母卒葬于潤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洪州分寧

縣王簿始以官職入江西荊公生於天禧五年幼隨父宦韶州其憶昨詩曰丙子從親走京國則年十六也明年親作建昌吏則年十七至江寧夾自寶元二年父卒在江寧居喪詩所謂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是也慶歷二年年二十二成進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寧是二人當少年時未嘗一日相值此則羅氏紀載之妄也嘉祐三年介甫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於是年六月解合州簽

就正

事歸京師則介甫已去江東而年亦四十矣以爲二人相遇於江東其年與地皆不合此則眞氏沿襲之妄也又三山林駉曰程明道與介甫同學於濂溪後介甫用事以不樂新法而絕此尤妄說也慶歷六年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始見濂溪於南安則介甫已官淮南秩滿即調知鄞縣安得與明道同學于濂溪嗚呼濂溪之見不見何足爲荊公輕重吾獨怪荊公受誣於講學之徒往往以不必有之事加之又互相牴牾不一而足亦見其自不知量以比於無稽之

就正

言已矣前明蔡介夫清亦講學之徒也介夫之言曰濂溪固朱之仲尼而二程則朱之顏閔也先生畫圖著書開萬古之羣蒙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借夫神祖偏信金陵而先生之學不大用於世則當時君相棄賢之咎無所逃矣考金陵當國在熙寧三年又三年而濂溪卒濂溪仕宦三十年中經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皆天下大賢相繼爲相又最久未聞以不薦濂溪爲諸公罪而獨歸咎於當國日淺之金陵吾愈不能爲介夫解矣李東陽亦講學之

氣正

徒也其詩有金陵問曰王安石還聖人熙寧天子空稱神程夫子責其聖徒一言非訐還非諛世更有人如此無古來君臣關氣運河南不問金陵問一時言千載恨考神宗任用安石當時誠毀安石者雖衆而未有累及神宗者則以神宗固一代之賢君而天下臣民皆有以諒其心自宋至元雖或間有微辭而未若明之中葉周德恭楊用修蔡介夫李東陽或謗其合赧亥桓靈爲一人或因不大用周程而斥爲不得稱神後人講學如此愈積而愈多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有是樓重刊唐百家詩選序

荊公唐百家詩選序言五十八字簡甚矣而爲世所訴病以實誤甚乃爲從而詰之曰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卽此百四家詩是也其言尙明甚曰次道諉余擇其精者謂從此百家詩中而擇其精者出焉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而不曰全唐詩選又明甚此百家詩中或十取一百取十千取百而後其精者出也非靡日力於此不能靡日力於此而取一去十取十去百取百去千此十百千者遂退處空虛無用而吾廢日力於此亦已勞矣

故曰良可悔也而非謂是選之不足存而以爲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何謂也全唐諸大家詩其全集已見於世矣其佳者固不勝選也而亦不必選惟此百家詩視諸大家若猶降一等必待擇而精者亦出也而後全唐詩之佳者於是乎乃全故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以此詁五十八字而無疑吾言此書不失爲名選比於物雖謂之至寶可也嘉慶八年秋上翔爲之序

此擬稿也俟同志有重刊者者付之其詳具載年譜考畧中乃知此書不可不重刊也